戲劇療癒潛在課程產生歷程之個案研究

Case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Drama Healing Hidden Curriculum

佘怡呈研究生
She, Yi-Cheng Postgraduate

江姮姬助理教授
Chiang, Heng-Chi Assistant Professor

明道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Ming Dao University

本研究旨探究 C 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戲劇實務製作必修課程中戲劇療癒潛在課程產生之個案研究。本文以影片記錄回溯、訪談及手札等三種方式進行，採半結構式訪談，研究個案是一位 108 學年度 C 大學應用英語系的應屆畢業生。本研究發現此個案的戲劇療癒發展歷程分為三個階段：「撕劇本事件導火線」、「儀式性戲劇活動」、「改變與成長」。本研究結論為戲劇課程中產生的戲劇療癒潛在課程，對於身為學生的研究個案來說，個人內在的改變與成長為其相當重要的學習歷程。研究個案因一學年的戲劇學習，開始主動觀察身邊的人事物，並在生活中對於自己或他人的看法產生了改變，也對自我有更深的認識。此一歷程見證戲劇療癒在戲劇課程中產生潛在課程的重要性，並提出建議，期望民間或是大專院校能推動戲劇療癒的增能活動及課程，使大眾都能從中達到自我成長及自我認識的效果。

關鍵詞：戲劇、戲劇療癒、潛在課程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ase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drama healing hidden curriculum in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Studies, C university. In this study, film records, interviews and notes are being used,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re adopted. The research case is about a fresh graduate of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Studies in the 2019 school year.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rama healing in this study cas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trigger event of tearing script", "ritual-drama activity", and "change and growth".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is the drama healing curriculum which developed from drama class is a learning process on personal inner change and growth to the research subject who is a student. For one year drama studying, the research subject starts to learn to observe the surroundings around him actively. This experience has changed his perspective on himself or others in his life and ha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imself. This process proves the potential importance of drama healing in drama courses, and the writer provides suggestions, in the hope that communities or colleges can hold the drama healing activities or workshop, so that the public would have the chance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self-growth and self-understanding, through participation of drama activities.

Keyword: Drama, Drama Healing, Hidden Curriculum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研究者於 109 年 12 月以網路方式搜尋全國大專院校設有應用英語學系的課程內容，發現自 105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之間，將戲劇相關課程納入課程架構的計有 7 所：A 大學、B 大學、D 大學、E 大學、F 大學、G 大學、以及本文研究對象 C 大學。再進行這 7 所大學的必修、選修情形進行比較，其中唯獨 A 大學，於 108 學年度將戲劇課程從必修轉為移除；有 4 所大學在 106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之間，均維持戲劇課程為選修課程，但其中有兩所大學在 105 學年度未設有戲劇相關課程；唯獨 C 大學和 G 大學，在 105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將戲劇課程設計為必修。以下表中可見這 7 所大學應用英語學系的戲劇課程必修及選修情形的概覽（表 1）。

↓表 1　7 所大學應用英語學系的戲劇課程必修及選修情形表

		105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	A 大學	必	必	必	X
2	B 大學	無資料	選	選	選
3	C 大學	必	必	必	必
4	D 大學	選	選	選	選
5	E 大學	選	選	選	選
6	F 大學	無資料	選	選	選
7	G 大學	必	必	必	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雖然戲劇課程能提供學生語言能力表現的機會，並能幫助學生統整知識、經驗和社會互

動的關係，且個人戲劇活動呈現是一種創造力的展現（許瓊琳，2012）。但從表 1 的調查可知，戲劇課程在公私立大學應用英語學系的概況，多半還是以選修為主，設為必修的大學為其少數。

二、研究動機

研究者自高中階段，受劇團及幼保科戲劇課程的啟蒙與薰陶，大學就讀 C 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持續接觸戲劇課程，及至 2019 年 6 月畢業，隨即自薦參加自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間，回母校參與該應屆畢業生的必修戲劇實務製作課程實施。一年的課程實施及演出，期間體驗課堂中學生的行為改變。之後，研究者到坊間學習戲劇療癒技術後，再回顧當時參與的戲劇課程歷程，察覺原來自己當時在課堂中，已運用許多戲劇療癒的技術。

因此，研究者萌發回溯研究的念頭，以戲劇實務製作課程中的戲劇療癒潛在課程為研究主題，針對 C 大學應用英語學系四年級學生，在 108 整學年度的戲劇教學，選擇同名電影改編舞台劇《鳥籠 The Birdcage》進行改編及排練製作過程中，邀請其中一位在戲劇課排練製作前後，在觀念及價值觀上產生顯著改變的學生，作為研究個案。探討「戲劇課程創造出戲劇療癒潛在課程的產生歷程為何？」「戲劇療癒潛在課程對於學生的影響與成長為何？」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訪談研究個案、調閱課堂及排練影片紀錄、觀察紀錄與手札、劇本分析，據以探究在戲劇教學過程中，非預期產生的戲劇療癒潛在課程以及其行為改變。

貳、文獻探討

一、應用英語學系戲劇課程目標

從 C 大學課程選課系統中「1081 和 1082 → 應用英語學系 →4 年級」查詢，108 學年度應用英語學系四年級必修課程中的「戲劇實務製作（一）」及「戲劇實務製作（二）」的課程學習目標，其一學年兩學期的課程學習目標整合後，研究者將其分為三大類，分別是：提升英語基礎能力、培養戲劇專業能力、其他附加能力。學習者必須將其前三年所培養的英語基礎能力在戲劇課程當中進而學以致用，在前兩者的交互學習下，同時會衍伸出「其他附加能力」的課程學習目標（如表 2）：

↓表 2 C 大學應用英語學系 108 學年度戲劇實務製作課程學習目標分類表

分類向度	課程對應目標	108 上學期	108 下學期
提升英語基礎能力	藉由戲劇演出來增進英文字彙	●	●
	了解戲劇文本的英文句型	●	●
	增進學生英文閱讀的技巧	●	●
培養戲劇專業能力	了解文本的敘述架構	●	
	了解文本的文化意涵	●	●
	了解文本意涵	●	
	了解戲劇文本意涵		●
	讓學生習得道具製造的技巧		●
	讓學生習得舞臺布景製作的技巧		●
	讓學生習得舞臺表演技巧		●
其他附加能力	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的精神		●
	藉由公演演出培養學生創造力	●	●
	藉由戲劇演出來懷抱人文關懷	●	●
	增進國際觀	●	●

資料來源：http://isc.mdu.edu.tw/net/cosinfo/puB 大學 infomain.asp

歸納以上，在 C 大學的應用英語系戲劇實務製作課程架構中的課程學習目標，主要聚焦在戲劇製作及英語增能方面，也提到兩類以外的其他 4 個學習目標，分別為「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的精神」、「藉由公演演出培養學生創造力」、「藉由戲劇演出來懷抱人文關懷」、「增進國際觀」。

雖然戲劇教育中，戲劇本身就具有療癒性，但在本研究對象的課程架構中則未提及有關戲劇療癒這一方面的目標。

二、戲劇療癒

（一）戲劇療癒的定義

戲劇療癒相關的源頭，最早之前由 Aristotle（1961）於《詩學》（Poetics）中提出悲劇的功能，是促使情感和精神狀態的淨化及宣洩（catharsis）—— 釋放原初具有淨化感官和靈魂內在的深層感覺。喚起憐憫和恐懼情緒的方法是「模仿（mimesis）」—— 感同身受參與其中（vicarious participation）和擱置懷疑（suspensions of disbelief）的結合。他的著作正式建立了一個主題，而這個主題貫穿「戲劇寫作史」與「戲劇治療和戲劇的關係」。

Jones（2007） 於《Drama as Therapy Volume 1: Theory, Practice and Research》一書中提到，西方這種利用戲劇或是劇場進行有目的性的治療，其實更早可以回溯英國戲劇治療（drama therapy）一詞，最早是出現在 1939 年 Peter Slade 在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的演講中：美國戲劇治療（drama therapy）最早出現則是在 1946 年 Florsheim 在 Americ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的會議中提及的。

英國戲劇治療師協會（The British Association of Dramatherapists， 簡稱 BADth） 的官網（https://www.badth.org.uk/dramatherapy）中，將「戲劇治療（Drama Therapy）」視為心理治療的其中一種治療方式，所有的表演形式都可以用於治療關係。戲劇治療師既是藝術家也是臨床醫生，他們利用「戲劇」和「治療」的技術，創造出能夠協助個案在心理、情緒、社會性改變的療癒方法。Eleanor Irwin（1979）提到戲劇治療是有計畫地運用戲劇與劇場技巧去幫助矯治、身心重建（rehabilitation）、個人與社會性的適應，必藉由一種特殊的調解形式（intervention）來引導成為內在心理、人際關係或行為上的改變（轉引自張嘉容，2019）。

Crimmes（2006）也有提及，在進行療癒性活動的過程中，可能會使用即興、角色扮演、模仿、音樂、肢體動作、說故事、面具、儀式、偶戲、戲劇性遊戲、劇本編寫等方法，作為治療性的工具，從而建立信心，提升自我覺察、放鬆、責任感，並作用在如身體、情緒、想像力、社會的不同層次上。

戲劇療癒也可以呼應 Muller-Thalheim（1975）認為「靈感、改變、新的組合以及新的動作」是許多創造力所固有的，並稱創造力是健康及疾病健康的發展核心，同時也指出自然的療癒歷程和創造力是有關聯的。

（二）國內外戲劇療癒的技術

戲劇療癒綜合許多不同流派的思想，其中包含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心理劇、心理治療（Crimmens, 2006）。戲劇療癒的技術在世界各地有許多種類，有美國戲劇治療師 Robert J. Landy 提出的暖身、演出、結尾（轉引張嘉容，2019）；美國戲劇治療師 Renée Emunah（2019）歸納的五個階段「戲劇性遊戲（dramatic play）、場景工作（scene work）、角色扮演（role play）、演出高峰（culminating enactment）以及戲劇性儀式（dramatic ritual）；Phil Jones（1996）也有提出「暖身、專注、主要活動、結尾及去角色、完結」；以及臺灣的戲劇療癒帶領人張嘉容（2019）提出的水面戲劇療育技術，「動態正念、演出、儀式」。

綜上學者之論述，戲劇療癒最重要的元素在於戲劇本身的價值，而戲劇組成的重要元素是「角色扮演的想像力與創造力」以及「其中的過渡儀式」。儀式性會使人在扮演的過程中不斷進行內在整合與轉變，根據不同地區的戲劇治療或療癒的操作技術有不盡相同的做法，但大致上可分為三大向度：「戲劇遊戲及暖

身」、「角色演出」以及「儀式」。在帶領戲劇療癒技術操作的過程中，不同的階段，皆須具有豐富的創造力。戲劇療癒即是藉由這樣的方式，使經歷戲劇療癒的個案從具有創造力的「儀式性戲劇活動」或是「不同戲劇呈現形式」中，看見內在核心問題，並找到自身資源，進而重新建構一個新的思維模式，達到自我成長、自我改變、提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性，並在不同的關係間，產生更多被支持陪伴的感受。

三、潛在課程

Jackson（1990） 於《Life in Classroom》一書中提到潛在課程的定義，是學校課室生活中，涵括群體的生活、表揚和權力結合的特色，必須每位學生（和老師）都能掌握與覺知潛在課程的存在，才能使學校課程產生效果。

潛在課程所蘊含的教育觀、課程觀、知識觀和學習觀，直接影響學校知識的選擇、分類、分配與傳遞，間接形塑學生學習態度、理想、信念和價值，對學生的影響無形而甚遠（林素卿，2009）。潛在課程是潛藏於所有教育措施中，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學生的態度和情感，並且比有意識且預先計畫的「顯著課程」發揮更大的作用（歐用生，1979；黃政傑，1991）。黃光雄和蔡清田於《課程發展與設計新論》中有提到潛在課程的特徵為「是間接，而非直接」、「常是情意的，而較少認知到」、「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只是一種可能性，不是絕對性」、「比明顯課程的影響更深遠」（黃光雄、蔡清田，2015）。

潛在課程的概念作為探討教育的社會功能理論框架非常有用。潛在課程很難明確定義，因為它會因學生的經歷而異，且會隨著社會知識和信念發展而不斷改變（Varbanova, 2018）。

Orón Semper & Blasco（2018） 總結 Portelli（1993）所發表的潛在課程的四種可能型態：1. 潛在課程是學校執行者傳達的非正式或隱含的期望、價值觀、規範和訊息。 2. 潛在課程是非預期的學習結果。 3. 潛在課程是源於學校教育結構的隱性資訊。 4. 潛在課程是由學生創造的，他們推斷和預測他們需要做什麼來獲得獎勵。

綜括以上國內外學者對於潛在課程的定義與觀點，可以理解到潛在課程所涵容的並非只是學校原先有意識計畫的課程，更是在教學過程中，可能因為人事物以及學生先備經驗的背景不同，而產生的非預期成長。潛在課程大多也都是在期望、價值觀、規範、情意、態度、信念、理念上的成長，使學生有潛移默化的學習。

參、研究設計

一、實施脈絡

第一階段是 2019 年 6 月研究者於 C 大學應用英語學系畢業，並萌生想將所學的戲劇專長如實地分享及傳授給學生的念頭。同年 9 月，徵詢 C 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戲劇實務製作課程的指導老師，是否可以帶領學弟妹進行戲劇製作的可能，老師答應後，開始了一年的戲劇教學生涯，並進行指導畢業製作《鳥籠 The Birdcage》一劇。

第二階段是研究者進行教學經驗回顧，發現在帶領學生的過程中，學生們在身心上都有些改變，因而知覺在戲劇教學的過程中，似乎在原先的課程目標外，產生了戲劇療癒的潛在課程，於是從八位演員中挑選兩位較有顯著改變的學生，並且與能夠接受訪談的研究對象。研究者與其中一位研究個案偶有聯繫，得知在他職場上幾個月內從組員晉身為組長，經詢問願意接受訪談，決定以他為研究個案。於 2020 年 10 月以網路通訊軟體向研究個案說明研究目的，再將訪談提綱寄給研究個案。研究者也聯繫另外一位學生，於 2020 年 10 月以網路通訊方式進行說明。同時，也另外聯繫與該研究個案之班導師進行訪談。

第三階段是與兩位研究個案訪談，在回覆

過程中意外地從其中一位研究個案的敘述中獲得研究者在訪談前，未曾想到的撕劇本事件。撕劇本一事對於該研究個案來說是一改變他個人想法、打破自我框架，重新建構自我價值的歷程。訪談完兩位學生及該班導師後，研究者開始思考該事件的重要性，並調閱當時在教學及排練過程中用錄影機紀錄關於撕劇本事件的影片。研究者發現此事件從影像紀錄當中最能看見研究個案在行為與互動上的顯著改變，便選擇該研究個案所提及的「撕劇本事件」作為主體，並從原先 C 大學應用英語系戲劇實務製作課程的學習目標中，探討因戲劇教學與製作過程所產生的戲劇療癒潛在課程。

綜括前述三個研究實施階段，概要整合成下方表 3，並將其實施期程於表中清楚標示。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以影片記錄回溯、訪談及手札等方式進行，採半結構式訪談，研究個案是 108 學年度 C 大學應用英語系的應屆畢業生，對於自己的要求非常高，而且為自己的人生有完美的規劃與框架，約 20 歲的男性，為研究者之學生。研究實施前，研究者先回顧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於 C108 學年度應用英語學系帶領的戲劇實務課程，爾後，從課堂中的 23 位學生裡選出這一位因為戲劇課程而產生顯著身心改變的學生，隨後以網路通訊軟體聯絡，確認該學生願意成為本研究 — 戲劇課程中的戲劇療癒潛在課程－研究個案，並同意實施研究的歷程進行錄音。

研究實施分為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2020 年 11 月 11 日研究者北部對研究個案進行訪談。第二階段，研究者依據研究個案於訪談中所提到的撕劇本事件，進行於排練期間錄製的影像調查。第三階段，以該撕劇本事件影像紀錄與該研究個案的訪談紀錄，進行戲劇課程中戲劇療癒潛在課程的比照分析與研究。除了研究個案之訪談，研究者也聯繫上該研究個案之班導師進行訪談。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實施，研究者收集到的資料為：訪談逐字稿（C）、訪談逐字稿（T）、錄影片段逐字稿（V01-02）、課堂及排練影像紀錄（O01-04）、手札資料（H01-02）、文本資料（BP），用以探究戲劇課程中的戲劇療癒潛在課程。

↓表 3 研究實施階段

日期	階段	摘述
2019 年 9 月 至 2020 年 7 月	第一階段	研究者於 C 應用英語學系進行一年的戲劇實務製作課程之教學。
2020 年 9 月 至 2020 年 11 月	第二階段	以網路通訊軟體向兩位研究個案及該兩位學生之班導師說明研究實施目的，並獲得研究個案之意願，並依循訪綱提問進行訪談。
2020 年 11 月 至 2021 年 5 月	第三階段	研究者依照兩位研究個案所提出的事件當中，選擇一對於個案有顯著改變的撕劇本事件，利用訪談逐字稿、課程及排練之影像紀錄、觀察紀錄及手札進行分析。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4

	資料種類	資料代碼	代碼意義說明
1	訪談逐字稿	（C）	研究者於 2020 年 11 月 6 日，與研究個案進行訪談的談話紀錄
		（T）	研究者於 2020 年 11 月 25 日，與研究個案之班導師進行訪談的談話紀錄
2	錄影片段逐字稿	（V01）	研究者於 2020 年 5 月 31 日排練紀錄部份逐字稿
		（V02）	研究者於 2020 年 5 月 31 日排練紀錄部分逐字稿
3	課程及排練影像紀錄	（O01）	研究者於 2020 年 5 月 31 日攝影的排練紀錄
		（O02-1）	研究者於 2020 年 5 月 31 日攝影的守護圈儀式紀錄
		（O02-2）	研究者於 2020 年 5 月 31 日攝影的撕劇本儀式紀錄
		（O03）	研究者於 2020 年 5 月 31 日將撕碎劇本埋在櫻花樹下的儀式的攝影紀錄
		（O04）	研究者於 2020 年 5 月 31 日攝影的儀式結束後排練的紀錄
4	手札資料	（H01）	研究者於 2020 年 5 月 31 日排練的手札紀錄
		（H02）	研究者於 2020 年 11 月 6 日訪談時的手札紀錄
5	文本資料	（BP）	《鳥籠 The Birdcage》劇本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肆、研究分析與討論

一、研究個案喚起「撕劇本事件」

研究個案本身對於自己的生命有非常縝密的目標和規劃，若沒有照著計畫完成，自己會陷入非常焦慮和煩躁的狀態，再加上父親是軍人、母親是幼兒園老師的關係（H01），因此對於生活很有規劃並很有紀律，若他所規劃的事情沒有達到自己的標準，就會覺得非常的內疚和自責。也因為給自己許多價值框架、壓力及目標，又對自己期待太高，常常覺得每個人都可以表現得這麼好，但是為什麼自己就是不行；在與人互動的過程中，會因為對方做的某件事情不喜歡，而遠離那個人，無法接受他人與自身的不同，非常在意別人的眼光，在別人眼中是一個有目標性的人，別人的看法對於他來說相當重要，反倒也會讓自己的壓力加劇，同時對於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也有很大的困難（H02）。研究個案平時面對生活周遭的事情感覺上雖然隨和，但對於身邊的事情也會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想法（H01）。

研究實施前，研究者並未想到飾演男主角之一的研究個案提到的「撕劇本事件」，而對於研究個案來說，這是在排戲過程中印象深刻的事件。研究個案喚起研究者回想當時事件的脈絡經過，並透過訪談及影片回溯，印證戲劇中所產生的儀式性與創造力活動，是非預期的課程學習目標。

而此撕劇本事件的戲劇療癒發展歷程有三個階段，即事件導火線 → 儀式性戲劇活動 → 改變與成長，分述如下：

二、「撕劇本事件」導火線－衝突與省思

C 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每年系上都會舉辦戲劇周，大一、大二會有戲劇比賽，大四會配合戲劇實務製作（一）、（二）的課程進行畢業公演製作。研究個案在大一、大二的時候，參與過系上的演出，並且看過學長姊的畢業公演，但研究個案原先對於戲劇課的期待是：

「原本的話就是新的開始，之前都沒有接觸演戲這方面、戲劇這方面，所以也不會抱什麼期待。頂多看那些藝人，在演戲方面，覺得很好笑。沒有想過自己會去接觸到這個，所以不會抱什麼期待。」（C）

「…就基本的，以為是笑啊、哭阿，就是臉部上的動作或是基礎上的動作。」（C）

依據研究個案原先對戲劇學習的認知，在排練過程中，卻出現很大的衝擊與挑戰。2020 年 5 月 31 日，研究者正帶領研究個案進行《鳥籠 The Birdcage》第二幕第一場的排練，劇情是：飾演父親的研究個案，正在等待要回家給老爸驚喜的兒子，兒子進家門後先跟父親問好，接著急忙地跟父親說等一下，說完後兒子便到樓下帶女朋友上樓見父親。父親在等候兒子時，正隨意地把沙發上的枕頭擺好。忽然間，兒子再次叫父親，此時正背對兒子的父親轉身看到兒子的女朋友並對著兒子說「Wow!」（BP）。

轉身這個動作，是耳朵接收到訊息後，轉頭看見兒子帶回來的女朋友表示驚訝，並隨後說出「Wow」這個詞。然而因為飾演父親的研究個案，已經將這個劇情和動作記熟，並成為他的反射動作，因此經由回溯影片（O01）中可以發現研究個案會先反射地說出「Wow」，才進行轉身動作。無論是在戲劇或是現實生活中，這看起來都是不太合理的事情。

因此，研究者帶領研究個案和其他同學進行排練的過程中，不斷提醒演員，戲劇排練是不斷將我們所需要記得的臺詞記熟、幫角色拼湊完整，往往在不斷排練下，會讓所有的真實感受變成機械性的行為，接著就會失去真實的感受，也就會演變成為了做而做的狀態（H01）。這個片段重複排練近兩個多小時。

之後，研究者對研究個案提出，先休息再排練的提議，希望讓研究個案消化，並理解過程中給的筆記和排練的經歷（O01）。休息過程中，研究個案持續與研究者討論其自身的問題，因此，研究者告訴研究個案「劇本是極為重要且神聖的文本，編劇用文字將角色塑造出來，導演隨之循著脈絡去進行演員的排練」。

休息時間，看見研究個案還是在苦惱，因此研究者再度單獨跟研究個案進行對話。過程中，研究個案說：「*這些角色是存在，像是身邊的人，我說，不是真的是因為我沒感受到，這件事情發生在我身上。*」（V02）。由此可見研究個案在排練中發現了困難，並進行內省，而在內省的過程中，就如同姚坤君（2015）在她的著作《表演必修課－穿梭於角色與演員之間的探索》中，提到自己在美國社區大學求學時，遇到的第一位表演老師 Owen 給她的啟示：

「*劇場是探索人類靈魂的地方（The stage is the place for exploring the human soul）*。」姚坤君（2015）並以自己的方式詮釋：

……所謂的「探索人類靈魂」，其實不只是在探索角色或者他人，更是在探索自己；了解別人就等於是在了解自己，而唯有接納自己，才是真正地接納別人。

研究者當時也回應研究個案「*角色不會是你設計出一定要怎麼樣做、怎樣的情緒…*」（V02）。交叉比對訪談逐字稿（C）與手札紀錄（H02），發現研究個案大四這一年的戲劇課程中，是第一次真正的接觸戲劇，並在學習戲劇與畢業製作排練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看見自己、了解自己，這個歷程是從扮演角色和團隊合作中去慢慢體會和理解的；在密集的排練的過程中，經由反覆不斷地修戲、創造角色，同時也在修正自己，端看其他演員同學的排練過程，開始懷疑自己，對自己變得更加苛刻，研究個案在這過程中「*覺得劇本的框架讓他束縛，讓他無法呼吸*」(V01)，反倒而來的是排山倒海的壓力就成為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懷疑自己、對自己變得更加苛刻產生的內在壓力與內在衝突，使他心中出現自我探索，及了解自己的想法，進而採取另一個行動，因此，研究者將此稱之為「事件導火線」。

三、儀式性戲劇活動體現的意涵－衝破框架與限制

研究者回顧 2020 年 5 月 31 日當時排演的歷程（O02-1），研究者與研究個案對談完並短暫休息後，邀請現場的所有演員和幕後人員共 7 位學生到舞臺中央坐下圍圓，進行大家平常排戲與離開劇場前會念的守護圈誓詞儀式（O02-1）。守護圈誓詞儀式結束後，研究者跟大家說明，研究個案因為角色與演員本身產生的衝突和限制，使他想撕劇本的事情：

「研究個案覺得劇本的框架讓他束縛，讓他無法呼吸，所以他跟我做一個要求，就是要把劇本撕爛…讓他的舊劇本，可以在撕爛所有的細節裡，找到看見更清楚的自己，讓他從鳥籠中，讓所有的人去理解人生並不是完美的。人生因為受傷，生命因為破碎，才會讓自己變得更堅強，生命因為重組後，才會有新的可能。我們剩下九天就要開演了，他在九天前撕掉劇本，是一件非常有勇氣的事，所有演員看著他把之前設計的 Armond 活生生的毀掉。當你撕的每一下，都像在我們身上劃了一刀。他要重新認識 Armond，必須去理解我們所有的一切事情……」（V01）

「痛苦的劇本被撕爛，一切都需要重建，雖然九天的時間很少，但你要記得很清楚的，這框架不是劇本給你的，是你給自己的，框架不是任何人給你的，而是我們自己給的。鳥籠是框架是突破，籠鳥是自由是安逸，鳥籠從內而生，從內在的枷鎖看見自己不同的樣貌，鳥籠往外而生…」（V01）

研究個案向其他六位夥伴說明完成後，大家陪著研究個案撕劇本，最後在場所有夥伴將撕爛的劇本碎屑（O02-2），並帶著祝福和感謝，埋在劇場附近的一顆櫻花樹下，結束這個儀式（O03）。

而在研究個案接受訪談的過程中，也提到當初為何想撕劇本的感受與狀態：

當下撕劇本的那個時候，之前比較框架，會給自己很多壓力、太貪心。因為太貪心，所以導致無法專注在某一件事情上…因為當男主角，所以需要去照顧每個人，那個時候會有這種壓力，再加上給自己很多的框架，又給自己的目標，又對自己期待太高…每個人都可以表現得這麼好，但是為什麼我自己就是不行。我會有比較心態，撕掉劇本的時候，我其實會覺得為什麼要有那麼多的想那麼多，所以就撕掉劇本。」（C）

研究個案所主動提出的撕劇本要求暨實際行動，即是自我轉化為一個具有儀式性質的戲劇活動，讓研究個案及共同參與者都能夠重視劇本和角色的價值。

從事後的訪談以及影像回溯的過程比對中，發現研究個案與 Muller-Thalheim（1975）所提出的創造力是由「靈感、改變、新的組合以及新的動作」所組成的概念，環環相扣。同時也經由研究者與研究個案及其身旁的同學，經歷的戲劇自然會產生的療癒歷程與原先富有的儀式性。並在儀式過程中，參與者會在過程中產生內在的轉變，即是療癒的發生（張嘉容，2009；何長珠，2017；Landy & Montgomery, 2012; Emunah, 2019）。另外，Crimmens（2006）也主張，戲劇療癒的過程可能會使用角色扮演或儀式，作用在身體、情緒、想像力、社會的不同層次上，可以建立人的自信心，並提升自我覺察。研究個案也經由撕劇本的儀式性活動，提升自我覺察的能力、建立自信心。

四、改變與成長－打破舊有思維，重獲新生

在當日儀式結束後，回到劇場排練同樣的第二幕第一場，研究個案排練到「Wow」的部份時，意外地與進行撕劇本儀式前的狀態有明顯差異的變化（O04）。

研究者回顧排練情況（O01），發現當時是為了讓研究個案及其他同學，去尊重劇本及尊重角色，並且將劇本撕爛這件事情視為一件需要被看重的事情。這個儀式，卻在日後造成研究個案產生重大改變，訪談時研究個案說：

「撕完劇本後，就不會有太多的框架將自己綁住。會讓自己多嘗試，同時也不會在是別人叫你怎麼做、就做什麼的模式在進行。而是自己想要怎麼樣做，就先做，再去修正...雖然也是說有目標，可是沒有很明確的目標。不太會去在意別人吧！ 就是不管做了什麼事情都會有人講話，不如就是做好自己就好。」（C）

可見研究個案在無法打破自己的框架下，做了一個撕劇本的重大決定，在這個儀式結束後，自身從會在意別人的眼光，轉變成專注自身狀態，正如 Eleanor Irwin（轉引自張嘉容，2019）認為，戲劇治療必藉由一種特殊的調解（intervention）形式來引導，成為內在心理、人際關係或行為上的改變，這個改變可以說是戲劇療癒的儀式性轉化作用。同時符應 Emmuah（轉引自 2006, Crimmens）所主張，戲劇療癒的目標除了內在及情緒的成長，同時也包含實質在溝通技巧，人際動態，以及慣性反應上的正向改變。

研究者在訪談中，試圖詢問在接觸戲劇前後的改變，無論是對於戲劇的了解或是自身的成長，研究個案回答：「我只記得我撕稿那個時候」（C）。可見「撕劇本事件」對研究個案來說，是關鍵性且很重要的過程。

一個劇本的產生同時創造的角色，演員跟劇本及角色工作一段時間後，這個劇本和角色便成為了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當研究個案憶起這件事情時，他的眼神及談話過程中，可以感受到撕劇本這個儀式，打破了他舊有思維與處世方式，似乎是因為從撕劇本的事件中重獲新生（H02）。

研究個案經由儀式性戲劇活動的改變於成長，改變了研究個案的價值觀，這也成為了戲劇課程的潛在課程。潛在課程會因學生的經歷而異，且會隨著社會知識和信念發展而不斷改變（Varbanova, 2018）。潛在課程所蘊含的教育觀、課程觀、知識觀和學習觀，間接行速學生學習態度、理想、信念和價值，對學生的影響無形而甚遠（林素卿，2009），也會藉由學校物質、社會和認知等環境共同成形，並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學生的態度和情感，並從學校環境中的人事物互動過程中所習得的知能、技能或經驗，這樣的課程也比有意識且預先計畫的「顯著課程」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歐用生，1979；黃政傑，1991；黃光雄，1996）。當研究個案在訪談過程中，回想這一年的戲劇學習及畢業製作，發現自己從戲劇學習中使自己變得更開放：

「撕掉劇本，才發現自己有很多框架、目標，又對自己期待太高。覺得每個人都可以表現得這麼好，但是為什麼我自己就是不行。我會有比較心態，當撕掉劇本的時候，會覺得為什麼要想那麼多... 畢業後進入職場也不會那麼排外，更可以接納每個人並且會想要認識每個人。之前會因為對方做的某件事我不喜歡，就會馬上刪掉，但是因為戲劇實務課程，讓我更接受別人的不一樣。」（C）

研究個案之班導師也在訪談中提到，戲劇對於學生的重要性以及其潛在的價值：

「我覺得戲劇課就是你只是處理課業上的東西，而是去處理很多很多枝微末節的東西，你需要有一些人是有一些智慧。在什麼樣的場合需要講什麼樣的話，在什麼樣的場合需要提什麼樣的意見，你才有辦法去真的合理解決這樣子的困難，所以我覺得當你是當事人，這個戲劇課程看成是他們人生當中，一個很重要的課程。」（T）

研究個案經由戲劇療癒的潛在課程 ── 撕劇本的儀式性戲劇活動，產生改變與成長，同時呼應黃光雄和蔡清田（2015）於《課程發展與設計新論》中提到的潛在課程特徵：「是間接，而非直接」、「常是情意的，而較少認知到」、「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只是一種可能性，不是絕對性」、「比明顯課程的影響更深遠」。研究個案之該班導師也從訪談中

提到戲劇在 C 大學應用英語學系的設計脈絡及其重要性對照 Orón Semper & Blasco（2018）說明潛在課程的四種可能型態中，可以映照的兩種型態：

（一）「潛在課程是學校執行者傳達的非正式或隱含的期望、價值觀、規範和訊息」

「我們其實從大一到大四，都不斷希望小孩子可以應用戲劇課程去凝結他們的團體力量，同時也希望可以讓他們將學校課堂上聽說讀寫的知識，實際的應用在表演上……不只是大四的戲劇公演，從大一到大四，都有大大小小的戲劇表演，或者是戲劇比賽，一年至少會有一次，都是以班級為一個群體，或者是班級再去分小組，所以每一場戲劇絕對都至少會有四個人以上或者是十個人二十個人。」（T）

（二）「潛在課程是源於學校教育結構的隱性資訊」

「這麼大的團體裡，他們會一起去討論要表演什麼內容，然後一起從中去解決一些問題，例如可能會有道具問題，或者是有一些大家意見不合的問題。我覺得這個是背後比較重要的。我覺得課程的聽說讀寫訓練倒是其次，背後那種解決問題的能力倒是我覺得戲劇存在的最重要的一個角色。」（T）

在應用英語學系的戲劇課程中，能夠利用如同學習母語一樣的情境模擬與模仿的元素與方式提升英文基本能力，其中的情境模擬與模仿也是研究個案遇到的難題。我們同時可以說戲劇其實無時無刻充斥於生活中，我們亦在人與人的互動中建構一套屬於自己的自我價值與溝通互動模式。黃致凱（2014）提到戲劇大師李國修，在他的著作《李國修編導演教室》中提到：

戲劇是一門關於「人」的藝術。透過作品，創作者在舞臺上呈現生命的故事，觀眾彷彿也經歷了一場洗滌心靈的感動，……，每一齣戲，演員必須運用自己的生活與生命經驗，投入腳色創作；每演完一齣戲之後，演員又能從角色身上學習到不同的生命思維與處事智慧，這就是我近年推廣的理念：「看戲修心，演戲修行」

研究個案經過消化與沉澱後，從角色中學習不同的思維與處世模式不僅如此， 他也在訪談中特別提到：

「戲劇實務課程，讓我在畢業後不會那麼排外，跟人有互動，不會顧慮那麼多，更接納每個人、觀察調整，會更想要認識到每個人。之前會因為她的他做的某件事我不喜歡，就會馬上刪掉的那種，然後之後因為戲劇實務課程，然後就讓，就是會更接受別人的不一樣，更接受別人跟自己的不一樣，可以認識到更多不同的人。」（C）

從研究個案在此戲劇課程實施後的行為改變，可以發現戲劇課程不只使研究個案達到了戲劇課程原先的三大類課程學習目標：提升英語基礎能力、培養戲劇專業能力、其他附加能力外，還從中發展出戲劇療癒的潛在課程。研究個案經由一個撕劇本的儀式後，在價值觀上產生了極大的變化。這個過程也使他在這個儀式中，重新找到及看到更清楚的自己，並從畢業製作《鳥籠 The Birdcage》中，讓研究個案理解人生並不是完美的（H02）。

戲劇課程中所發生的事件，藉由研究個案發現自身問題產生的「事件導火線」、藉由研究個案所提出的撕劇本提議，經由研究者發展的創意性「儀式性戲劇活動」，再到戲劇所帶給內在價值觀的「改變與成長」，都使戲劇課產生的戲劇療癒潛在課程變得更加有意義。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實施戲劇課程中出現的戲劇療癒潛在課程，對於身於學生的研究個案來說，影響其內心的改變與成長是相當重要的學習歷程，值得將戲劇課程繼續列為應用英語學系的課程架構之一。研究個案經由認識戲劇、學習戲劇到製作排練的過程，不只達到系

上於戲劇實務課程中「提升英語基礎能力」、「培養戲劇專業能力」以及「其它附加能力」的三大項度的目標外，也延伸出「戲劇療癒潛在課程」。在此研究個案的心路歷程中，證明其戲劇儀式性的活動可以使學生產生戲劇療癒的作用，呼應了與 Crimmens、Emunah、張嘉容等學者提出的戲劇療癒具有的改變轉化能力相符，各自也在戲劇療癒技術上提到儀式的過程。若以黃光雄和蔡清田的論述來說，潛在課程有正面也有負面的，那在戲劇實務課程中的這個撕劇本的事件，從表面上看起來雖然是負面的潛在課程，但是其內涵的潛在效果，卻使研究個案產生了正向的潛在戲劇療癒作用。從開始進入排練製作期後，並開始會經歷許多自我衝撞及自我探尋的歷程。

經由一年學習戲劇的時間，也如同林素卿、歐用生、黃政傑提到的潛在課程會透過潛移默化的過程影響學生的學習，而研究個案也在戲劇、戲劇療癒及潛在課程的相互碰撞間，也達到以下戲劇療癒潛在課程作用在此研究個案的轉變，其中包括：1. 展現與表達自己、2. 了解身邊每個人的狀況、3. 分享生活、4. 相信他人、5. 更加認識自己。

二、建議

總結針對戲劇課程之戲劇療癒潛在課程之推廣與發展的重要性與建議：

（一）各大專院校應辦理戲劇相關通識選修課程

邀請表演及戲劇相關背景的專家學者或是實務執行者進行通識課程的選修教學，學生可以經由學習戲劇的過程，提升戲劇基礎素養，並從中體驗戲劇對於生活的改變力。

（二）各大專院校若設有人文及藝術的系所應辦理戲劇相關必修課程

在語言學系或是幼兒教育等相關人文藝術學系開設戲劇必修課程，從戲劇製作的過程中，可以提升並活用自身所習得的語言及能力，亦能夠感同身受不同角色與他人的生命歷程。從而自我認識、自我探索及自我成長。

（三）辦理戲劇課程之戲劇療癒潛在課程研討會或教學分享會

邀請戲劇療癒之專家及在教學現場的戲劇老師針對戲劇療癒的主題辦理研討會及分享會。

（四）辦理戲劇教師戲劇療癒進修課程

邀請戲劇療癒之專家學者針對戲劇教師進行戲劇療癒的進修訓練，使其老師能夠了解戲劇療癒的元素及技巧。

戲劇課程既然對學校的學生可以產生其戲劇療癒的潛在效果，亦能夠利用「戲劇療癒」相關講座、課程、活動、研討會等形式，推廣至各大專院校及民間，創造戲劇課程另類的教學效果，讓學習者能夠從戲劇課程的學習中達到自我探索、自我成長的目的。

參考文獻

黃致凱（2014）教室。臺北：平安文化。

何長珠等（2017）。表達性藝術治療 15 講：悲傷諮商之良藥。臺北：五南。

林素卿（2009）。潛在課程取向及其對教育機會均等之啟示。彰化師大教育學報，16，31-47。

姚坤君（2015）。表演必修課－穿梭於角色與演員之間的探索。臺北：書林。

許瓊玲（2012）。語文戲劇化教學。臺北：秀威。

張嘉容（2019）。水面上與水面下：用戲劇轉化人生。臺北：張老師文化。

張曉華（2016）。戲劇治療在華人地區發展的可能性 —— 從舉辦 [2012 兩岸三地戲劇療育研討會與實務工作坊] 的觀點出發。亞洲戲劇教育學刊，3，1。

黃光雄（1996）。課程與教學。臺北：師大書苑。

黃光雄、蔡清田（2015）。課程發展與設計新論。臺北：五南。

黃政傑（1991）。課程設計。臺北：東華。

歐用生（1979）。「潛在課程」概念之探討。

師友，141，15-21。
Aristotle (1961). Aristotle's Poetics (Butcher, S.H., Trans.). New York: Hill & Wang.
Crimmens, P. (2006). Drama Therapy and Story making in Special Education. First edition. Philadelphia: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Emunah, R. (2019). Acting for real: Drama therapy process, technique,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 Routledge.
Jackson, P. W. (1990). Life in classroom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Jones, P. (2007). Drama as therapy: Theory, practice and research. New York: Routledge.
Landy, R. J. & Montgomery, D. T. (2012). Theatre for Change: Education, Social Action and Therap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Müller-Thalheim W. K. (1975). Self-healing t endencies and creativity. In: T. Jakab (Ed.), Transcultural Aspects of Psychiatric Art, Vol. 4, (pp.161-170). Basel: Karger.
Orón Semper, J. V., & Blasco, M. (2018). Revealing the hidden curriculum in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37(5), 481–498.
Portelli, J. P. (1993). Exposing the hidden curriculum.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25, 343–358.
Varbanova, S. (2018). Hidden Curriculum or the Power of the Side Effects in School Education.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26(2), 447-450.